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六

與安東守約書十二首

冬春之交兩次附書並拙稿七篇聞兩舟俱至定應久塵記室此時遠近傳聞藩臺不已推賢進士爲務則是興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興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

舟楫也。何以濟哉。故遂慨然欲從思明復來
貴國。因歲冬歲春時有不測。擬於夏間附舟
後藩前有三四故交。遣舟來迎。亦緣虜與盜
充斥。思明故至盤石開林門亦有洋船。僻不
得達。入營中。遂住其舟檣。去駐數月間。雖
日與藩臺艫舳相銜。誼不以一刺通名字。或
有異言勸行。瑜必婉辭謝却。自安愚分而已。
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圍瓜州。十七早即破城
滿夷斷脛折股。虜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

江東手就縛。遠近稱快。驩闐若雷。逆虜扼江而守。列炮如星。馬玉老擐甲直衝。一鼓登陴。虜騎所稱獷悍驍雄者。殲夷畧盡。大酋管効忠最爲桀黠。喙息鼠竄。惟恐、不前。廿三日鎮江開門納降。市肆不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佀謂虜在目中。一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剛愎貪

忌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之使分友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羌兵不念苻堅之潰合淝遂爾一敗至此雖死何足以贖罪上游則豫章江黄迭北則淮揚廬鳳蒿目以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驛送印納款懼於後期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且辜負之若此。真可大慟今退守舟山淅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為功直唾手間耳。幸總督忠靖伯陳

燦老老成持重。鎮定周詳。提督馬玉老。雄豪激烈。吐氣吞胡。況復謙雅和衷。剛柔相濟。公陜猶與。文武同心。豈不足㠯復高皇哉。瑜欲附船仍還貴國。往見主者馬玉老。一見奮辭責成大義。瑜十五年間關困苦。原有本情。遂之一時權宜之說。暫留旬月。約㠯明夏復過長崎。不獨羊裘釣魚。無可相助爲理。即盡获城合州。何能仰答余大將軍也。㠯足下情誼惓懇。故敘前後事情。而並及近日勝敗之形

不倫不次。統希涵鑒。無限依依。耑俟來夏握手細言。

今按。此書稱藩臺者。非稱守約。據閩瓜州。降鎮江。至南京而大敗。及總督忠靖伯陳燦老等語。蓋寄國姓爺鄭成功書。而以足下情誼以下。乃寄守約語也。

二

小橋送別。近在目前。徂冬及春。捷於隙駛。歲序維新。景物明麗。卿士大夫以及庶人。無不以爲喜。惟學者則以爲懼。通計舊年之功。未見大有所進。而瞬息已增一年。設使歲歲如

茲。百年止是鄉人。何時可以及舜。若能繇騎而明。繇剥落而發生。則三陽之泰。亦足以爲法已。賢契茂明進盛。芳春百卉。故舉此以爲慈賀他。惟有志者幾之。不足爲庸俗人言也。尊公老先生新禧駢集。此乃斑衣之慶。不佞雖藉庇粗安。朝夕之需。復塵遠念。惟是秉燭之光。疑無幾時。儻得與賢契及諸英俊。大明斯道則亦不虛此生。古人曰。功崇惟志。志則崇矣。而功不副。奈何。左傳者漢時以爲大經

漢史稱公車貼大經十道即此也。用呂啓廸後生最爲近而有益。前書已曾奉復諒已入覽。羽便聊布數字不宣。

三

前月初四日謁黒川公方得久談言辭款曲。送迎致恭自坐當戶執謙極矣。謂惜乎不知文理不得時延談論。暇時將論語一說爲刻來時須携一通事來。謂節且衆人交禮之日。不佞不當往。不當與長崎人同也。惟暇時時

嘗一顧此日完翁作通事不能達其詞而意
則可知緒方兄又云每見不佞必服袴褶有
緊要事時亦必撥冗相見故亦不便屢往賢
契此來疑無不相見之理揣鎮公之意但甚
欲得賢契謦欬而不佞亦欲賢契相見得備
言所見不然黒川公雖甚愛不佞終不能知
其詳舊冬所託圍屏六幅書上外守元格言
二幅文宣王牌一幅並寄希炤収轉致之前
漢書歸自京師眞合浦之還珠矣甚喜如數

領到。嘗爲批閱。惟不令句讀爲可解耳。韓
柳文未得其人言之屢矣。有便卽寄還石碑。
圖既知螭首及贔屭矣。碑身僅一方石耳。厚
七八寸。曰至尺四五而止。兩頭作牡曰納上
下。牝中碑陰或磨礱。或粗質。皆有之。長短視
碑文之多寡。無定數。無可圖也。四週各勒一
道。相去二三寸。小者餘中勒花卉。大約纏枝
牡丹。纏枝蓮爲多。韓文公平淮西碑。碑高三
文字如手。除去螭首及贔屭則碑身亦不下

於一丈七八尺大明碑之極小者。連首及趺亦必一丈四五尺。其廣大畧三尺至五尺而止。長短濶狹。貴於宜適近著訓蒙集誠有益於學者。何謂無益之事。當留意速成之外。韓柳文三封。共十八本。並寄。惟炤收。

四

改歲已來。未得手書。兩日連有人至。知賢契近日動定。甚喜。且詢知尊人悦豫康寧。此人子之至樂。又聞隣境士至江戸。皆盛稱賢契

之名。所謂顯親揚名也。前有江戸僧人至。屢
屢傳說。亦俱如此。惟願益加勉勵。修身讀書
爲貴國開闢第一人。不佞亦藉手以與榮施
矣。君臣相得人生大願。然處之有道而得之
有命。盡其在我之誠敬而已。不須急急也。前
以賢契之素行觀之。必無不得君之理。今果
然矣。但君臣相悅之深。益宜事事敬愼。若有
心不盡一味逢迎所喜。不足以爲後日長久
之計。惟小人容悅之故智爲然耳。非賢契之

所爲學也。非不佞之所望於賢契也。七十行役之說。屢承懇懇至意。賢契之愛我誠深也。但此事不可苟且。不佞之守身。至今如執玉奉盈。猶來姦人讒賊。萬一眞足已自汚洗之亦不白矣。可不懼乎。詳味來意。意欲權買一婢子。舊年有婢頗好。年長貌醜。而有才德。新正問之。已遠去矣。甚爲可惜。昨日偶來一媪止年十二。甚小不解事。當試而後定。若有一婢能解事。則不爲下人所累矣。因思不能自

作飲食。致目前種種煩言。雖小人用心險悪
亦不使之過也。孔子賛。無書中庸四語之理。
全章尚不能盡孔子多為摸擬之辭。豈四語
足已盡之。已為別作一賛。有瑕而無病。即當
書寄。且不使不能作八分書求人書寫。而不
使自署其名。此有生自來所不為也。記跋二
首希炤入。

五

昨健翁至云。賢契意欲至崎。苦於手中不足

欲不來則又恐不見怪。且此躊躇不能委決耳。其實欲來之意甚切也。健翁聞之獨詳知此。是賢契之於不佞。猶有未能盡知之處也。不佞之心光明如皎日霽月。自信無纖毫雲翳。而與賢契相信如金石。乃猶遲疑勉強。復作此慮耶。且不佞欲見之心。誠思旦夕旬日別去。反增悵惘。且賢契力有不能。遲遲無妨也。萬萬俟其便而為之。不可勉強也。無人乎子思之側必不能移。子思不足為慮。特慮

子思之側。皆伐木削跡之徒。深足爲子思危也。然孔子之於蘧伯玉。相去欲千里。而相信益堅。其於陳亢。日夕相接。而論議如此。故不在於遠與近也。不能縷縷統容再悉。

六

前月大風爲災。第一惟敝廬足憂。賢契世居城中。亦罹斯害。誠非意料所及。廿八日書謂是門及盛使屋耳完。翁至。謂賢契所居皆倒而如球。謂是欹斜欹斜尚可。若傾倒。豈貧士

所堪。便中希詳示之。欲遣僕人耑候緣數日來復憂海溢水湧則敝居必致坍毀。雖是劉伶安豐伯仁輩。所謂渡江來日在醉鄉。猶幸及其醒時。少藉其力。故不能遣。益切懷思。屛已書上。眞字格言六幅。行草六幅。格言以存心養性修身齊家敬君治國爲目。皆粗粗淺近。不取深奧。亦是卿大夫語。不爲信。（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嘗曰存心養性者。少異於正心誠意。而大別於明心見性也。養性六戒。恐賢契一時遺

忘今錄上。又大字草書屏十二幅。又令高徒久敬綃書宣聖牌一幅。幸査入。分致之。諸容再悉。

七

來貴國住居。其便有四。日夕相親一也。省無益之雜擾二也。惜精神省費三也。可免人尤四也。此不佞所深冀之者。但貴國君新莅任。賢契雖極慎重。尚須事事斟酌。侶當先煩清田翁於黒川公前探知口氣如何。然後懇貴

國君致書爲安萬一賢契力懇又諸當路錯愛贊助。貴國新君。慨然發書而黑川公不允則新政之初必大不樂。是於賢契有損也。不佞在此。無益於賢契而有損之。不佞何已爲情。故須愼而又愼。日前清田翁在建老人處慨然言之亦已此自任及今連候三四次。寂無一言。故有可疑賢契尚須再耑一書問確而後行。萬勿輕舉。鮮蟶生劈手親漬鹽德公乃爲林宗作粥耶。何已消之不盡。

八

一月不得手書。不知何解。懷念之極。此間欲寄書託江口氏者。將二十日矣。尚未得其便。亦不得其解。或江口氏以不佞不肯往庫中故。爲此以作難耳。抑許時竟之往還者耶。大凡處事須先以禮裁度。而後發之於言。原思爲宰而辭粟。裴炎作相而辭堂饌。賢者至今非之云。不能則當辭宰辭相。不當辭粟辭堂饌。此論誠是也。賢契十六奉君之言誠過也。

彼時不便之者多矣。而不能發之於上。今以此言報復賢契耳。故高潔之行可爲也。高潔之言不可爲也。若夫有關於衆。雖高宗之行。亦不可爲也。昔者韓宣子爲司馬。將斬人。郤獻子爲元帥。馳救之。而不及。使速以狗曰。吾以分謗也。此意可深長思矣。前言駟馬不可及。不佞之所以諄諄言之者。爲後日耳。賢契近君。凡有妨於衆之言。一字不可出口。且每事當顧大體。不得市私恩。愼之愼之。若不佞

加二緞還。此極易事。且理所宜然。若夫賢契總扣之。是不佞食其六而賢契食其四也。半俸之言又戾矣。又必無之理。俟江戸示到速速寄我。即當設處奉納。諸再悉。

九

賢契盛情。不佞實深感激。但賢契有厚祿而爲之。亦自不妨。今在清淡之時。養廉又不豐前日屢見諭。不佞深切惶愧。更加豪懼。若能相與有成。將來爲人傳誦。則後來人人發憤

向學其父母亦尊師重傳儻不能有成後來反貽他人口實今不佞亦不敢辭賢契所言盛意辭之則日用無以為生不佞之意但欲覓數畝之地住此灌園頗足自給不交王侯不涉世趣亦自高尚賢契來則與尚論古人考究疑義酌酒談心更無餘事如此則科頭敝衣閑閑十畝萬一有貴公長者枉車來顧則飯脫粟摘園蔬笑談半日亦有佳致所得足供衣食則賢契之所惠自可逐漸而減儻

有盈餘。竟不必復煩盛心矣。不然。或他處有
好學者同爲之。則稍輕而易辨賢契聲氣既
廣必能知其淺深。但恐貴國如此盛擧絶少
耳。

十

伊藤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賢契歟
然不足。大爲推重虚心好賢此更賢契美德。
然賢契豈遂出其下言評駁數端。言言中竅闐
之自應心服。昔有良工。能於棘端刻沐猴耳

目口鼻宛然。毛髮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若使不倿目眩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爲砂礫矣。即使不倿明見其耳目口鼻宛然毛髮咸具。不倿亦必抵之爲砂礫何也。工雖巧無益於世用也。彼之所爲道。自非不倿之道也。不倿之道。不用則卷而自藏耳。萬一世能大用之。自能使子孝臣忠。時和年登。政治還醇。風物歸厚。絕不區區爭鬭於口角之間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

屋下架屋哉。如果聞其欲來賢契率急作書止之。若一成、聚訟便紛然多事矣。此是貴國絶大關頭。萬勿視泛泛也。其人年幾何矣。世間淳誠謙厚、更有如賢契者一人否。不獨貴國、即中國亦在所必無也。若果來、不佞當以中朝之處徐鉉者處之。必不與之較長絜短也。棺製成、希即寄示。有未工處、尚當訂定。

十一

賢契兩次過長崎探我。五月初十日、無故堅

意欲回有恙亦留之不住致有前日之疾。居羸困憊。心甚憂之。未知目下何如。腹痛泄瀉豈堪久而不止。久則脾泄矣。惟加意調攝蚤痊。速寄我知之。前言江戶寄書極便。云每月兩次飛報。別來五十日矣。豈遂無一報耶。不佞於七月十一日到東武。因冒暑致疾。十八日見水戶上公。禮貌甚優。上下俱已申飭。肅然可觀。次日發即令儒生小宅兄到寓致謝云昨日有勞。誠恐受熱。相公心不自安。特令

某來致意。此禮甚好。又云不佞老人有道。朱魯璵。乃字也。不敢稱。欲得一庵齋之號稱之。不佞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今已將舜水爲號。舜水者。敝邑之水名。古來大名公。多有此等。如瞿昆湖馮巨區王陽明。皆本鄉山水也。今撥住中房修理完日入屋。十九日上公奉命就國。來月初三五啓行。即日已畫圖遣去。復造房於水戸。房屋完日。不佞復當至水戸居住。明年夏秋。方得回江戸。一別之後。遂與賢

契如此遼濶。人生之事。何可意料。上公大約有建學校之舉。入境已來。德譽日隆。未聞疵政。久與之後。另當一一奉聞。必得款語。方可及於他事。奈適逢其匆匆。尚須異時也。觀三省一事。如此溫言相答。必非不好士之君矣。三省近來頗跳躍。不循禮。小兒難馴易敗。故須重慎也。且看後來何如耳。時下令寵已當彌月之期。既得佳兒。即當速速於貴國主處附信聞報。仁者有後。不卜可知。然亦須一聽

佳音也。並將貴恙何如詳細寄我。外來往書稿三篇附覽。移居之後或者少閑。然初到待返。必不能已也。尊公不另書。幸藉賢契詳悉奉聞。

十二

昨暮得前月廿八日書。內云頃讀聖賢之書。反己求之。可愧者不一。此是好消息。後復云一念之差。幾爲百行之謬。及大自懲創等語。甚爲駭愕。賢契以沉潛純粹之資。學問大端

俱已有獲。或者爲宵小所欺。不能炤察則有
之。或者過誤則有之。何至有一念之差。此必
有所指也。丈夫但不愧於天。不愧於衾影而
已。不必求調於衆口也。如不佞與潁川齟齬
繫言沸騰。如琢與江口摭拾莫須有之疑。遂
爲萋斐貝錦。如琢大肆蜚言。至今不佞必當
落於汚泥之中矣。何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
我。緣我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汚衊惑其言者
或者貴州數人而已。前江口到柳川見賢契

亦稍有愧悔之心否。或欺天遂非猶尚自文其過也。伊藤誠修學識文品。爲貴國之白眉然所學與不佞有異。不佞之學。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學則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也。未必相合一也。且不佞居於此地。人地則甚輕而聲價則甚重京華人士。不敢輕與相接。即有書來。亦當稟明黑川公。其爲煩瑣二也。此間人情多好自高。稍有學識。猶且岸然。如此淹貫。豈更求益。且不佞亦不能有呂

益之。三也。其他僮僕之人。手長袖短。班荊非禮。傾蓋無資。又不在此數賢契幸婉辭之。多一事不若少一事也。且又無益。萬萬不須務此。杜詩不必更寄鄭倣老。書已致之矣。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七

答安東守約書二十一首

十月十七暮得諭教。雖傳命者失指。亦應作書奉答。緣來書有不可草草率復者。一者執禮過謙。二者足下立志砥行。慨然以聖學自勉。三者鴻文惠教。辱命丹鉛。此眞手披荊棘。

力闘草萊。而欲奮然身任絶學。彼時條改行
期於十九日。而不肖行李事事未辦大爲倉
皇。次早即送文籍書札於通事所公同封驗。
無論此夜力有不能即力能及之。亦如渉者
獵者。下閲而過。漫作游辭讃揚。雖無失於應
酬之數。然甚拂足下遠來下問之義。而深絶
貴國眞實上達之機。得罪於足下者一人。而
得罪於日本通國者萬世。瑜則何敢。況古人
之書。有經年不答者。有三數年而後答者。足

下好古有獲。必不以瑜言爲飾説也。貴國中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亘千古而未見者、何。不肖雖面牆充耳。聞見狹小。即舉其所見所聞者。盈尺之璧。不能無瑕。徑寸之珠。不能無纇。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則執非禮以爲禮。襲不義以充義。雖上智容有過差。況其下焉者哉。其爲斡亦有三端。岸然自高。栩然自

是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嘗欲求其抵闘捷於口頰。二也。愚敲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悔。三也。三者橫於中。其何以進於學哉。雖然中國之人。亦與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躙出其來者非負慝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遊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下者剽風雲之句以爲韻高者。鏤月露之形以矜奇。聖賢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季。宜乎貴國之

未聞之也。今足下感憤奮發。率德勵行。殫精六藝之圃。評隲羣賢之林。曰此躬行。曰此淑世。本來識見卓越。絕不爲流波所靡。此誠貴國之開闢而首出者。寧區區由余之拔於戎。而陳良之產於楚哉。讀來教。踴躍健羨。元定眞吾老友。而乃謙曰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世不聞曰仁義禮樂爲宗。況乎其言行而身化之。且子牙之聖。不過於周

公嘗爲文武之師尚父賤卒之智不逮於安平君亦爲田單之神師此其中未必無意焉英材教育古人樂得至此之天倫無恙名德允孚又曰王天下不與存焉亦綦乎重且大矣不肖性行質直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爲善之誠迫于饑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今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阻進修之志哉歲冬歲春俱非百全之舉國主國藩遠在南北不肖一見之後即當告辭候於明夏崇來貴國與足下

横經往復。互爲開發。萬一敝邑徼天之幸。乾坤再造。亦必特奏。當宁備陳貴國之忠誠明信。敬來修睦。當與足下相見於玉帛之壇。暢論聖賢傳心之祕。必不虛今日懇懇之誠。且夫貴國。家詩書。戶禮樂。士興行。俗醇美。與中國世世通好。若漢趙之交。豈非儒者之一事哉。雖然不肖迂拙樸樕。必不能毀方呂希合事正。未可知也。細閱諸作。志大而任重。憂深而慮遠。尚論古人。卓有獨見。退自倣策刻不

容弛。詩序雋雅警拔。時時不失本初。饒有風
人之致。然品隲不無太過太刻之弊。文山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肖亦亟稱其忠。至於
天下萬世之稱其忠者。雖繇其死節安詳。亦
由正氣之歌。伶仃洋諸詩。及告墓之文耳。乃
若稱之爲聖。則過矣。身爲總帥。未建尺寸之
功。北歸而誤中虜計。幾爲李督府捕斬嶺表
再停過廬陵。而復食。致王炎午有生祭之文。
劉堯舉有誰向西山飯伯夷之句。何忍冒逢

生麻中之嫌乎。事已無可如何。乃思黃冠歸故鄉。何處是其鄉邦。何途是其歸路。他若道生佛生。呂名其子。甚非大儒所宜。故畧其小疵取其大節可也。猶未若張世傑者一主死復立一主。匪躬不懈。抱鼓不衰。其弟張弘範為虜大將。戰必勝攻必取。號令迅風雷。指麾搖山嶽。間諜日至。游說萬端。凡人至此。豈不動情。宋必不可為。蒙古必不可滅。豈不熟揣富貴與窮蹙相形。揭撅與潰敗相逼。而且較

門排闥而且鏞鼎簫鼓日夕相聞自非鐵石
為肝木有不移。而且麾下吏士。孰不畏死亡
樂貴富。誰肯委肉呂當餓虎之谿。日夜裏創
力戰哉。此必有大過人者。卒之國亡與亡。終
不失臣子之誼。終不使人纖毫疑貳。精忠貫
日。豈不誠大丈夫哉。至若陸象山王文成之
學。事煩猪短。不可得盡。當於面時詳悉不肖
到此。自餘酬對紛雜。舍館未寧。答言不次。統
希炤鑒。

二

異國遠來。誠望與足下商榷今古。爲古今盛事。抵岸遂聞貴國主尚在江戸。便已搤腕。及發來緘。復知足下呂國典攸關。不能出境遠引。季任處守爲例。此是國家憲章。豈容踰越。但揆之鄙人。大拂初意矣。雖然使不使與足下相與有成。寧惟問學之一端而已。將大明與貴國。世世和好之窾。而貴國文明開闢之機。均於此基焉。所係豈不重且大。誠非人力所

能爲也。若本船在此過夏、須九月始發。尚有相會之期。儻四月終卽行、雖奉貴國主明示、亦何可及。且不佞既回沙塔之後、或東或西、必求一所立定脚跟、以待天下安。安能泛泛作水中之危、頻頻漂泊耶。卽使必來貴國、如今月十六、舟已入日本境界、羣龍鼓浪、頭鬣鱗爪皆現、舟已將傾、人人喪膽、不佞雖安詳不亂、然亦何能自保必生。及後事定無恙、舟中人但見不佞先於波浪掀翻之際、作書投

之水中不佞並不與舟人一言所已退之之故今欲奉聞淺懼涉於怪誕不欲形之筆札面時或可及之如此則安危未可必也尚可望後期哉去夏附船困守舟中十月後亦何能有此便船容不佞孑然一身兀坐守候也後會之不可期亦甚明矣造化播弄顛倒往往如此足下天挺之豪惟在能自得師又何必獨在不佞哉足下師生之稱向時猶不敢遽受欲待晤時定之或師德或師學必有所

指而後敢承。今既不可得見。不敢復辭疑。自外於足下也。承諭序文容閲稿竟搆上。厚儀領謝。外具不腆引意。惟祈鑒涵。

三

來教殷勤。自非虛飾國典載在。誰敢或踰其遇與不遇。皆天也。天或有意。爲明爲日本。後會亦未可知。不必以此爲憂念。賢契喫緊之致。未嘗不必諄之也。不佞欲與賢契講究針砭者。身心性命之大。動關中國日國千年之

好豈區區人力所能爲欷歔之際仍爲慰藉
中國以制義取士後來大失太祖高皇帝設
科之意以八股爲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祿
不過藉此干進彼尚知仁義禮智爲何物不
過鉤深棘遠圖中試官已耳非眞學問也不
倖父兄俱緣此得科甲豈敢自鄙其業但實
見其弊如此然科甲之中時或有人先父鄉
試房師鄭諱郛四川閬　縣人爲蘇州府推官
十一年署府印者九年歿於官先君爲之視

其合殮。其匣笥所存。止銀貳兩七錢。其清節如此。家兄大座師宰相賀對揚先生。諱逢聖者。湖廣武昌人。事親至孝。居鄉平易。流賊焚掠武昌。殺戮最慘。藩主被屠。環賀相公之居里許。不容一人蹂躪。然此千百中得一。無救於敗亡。縉紳貪戾。陵逞國祚。豈非學問心術之所壞哉。故其四書五經之所講說者。非新奇。不足駭俗。非割裂不足投時。均非聖賢正義。彼原無意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至

若註脚之解已見別幅即嘉隆萬曆年間。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闡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煩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峩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爲笑是以中國問學眞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粮莠禁禁之時獨有嘉禾油然秀出於其畔然亦甚可危矣賢契慨然有志於此眞千古一人。此孔孟程朱之靈之所鍾豈

以華夷近晩爲限。幸惟極力精進。以卒斯業。萬勿爲時俗異端所撓也。至若以不佞爲程朱。不佞問學荒陋。文字麤疎。豈易當此賢契求師之專。故以未佀之有若爲佀也。媿極媿極。如文文山先生。不佞學不足以方之。而志節未敢少遜。但歷履更難。勞悴更甚。而均一無成。惟高明能知之。奈何自比之畫龍哉。毋必相焰。不佞亦具有明眼。獨恨不得面佈近日船頭方圖此。緣之所至。亦未可期。即行亦

當在來月初旬。近日病甚。序文自當構上。毋煩再四。疑問數條。遂一剳悉來儀疊疊。不敢祗承。吾輩意氣相期。享不在物。藉手完上。惟希炤存。

四

佳作二本。并前年三軸。批定奉上。其人去已五日。昨暮使者至。知尚未到。大約途中阻雨。不能遄行。兩日內定已入覽。復授來稿。燈下閱竟完趙。但嫌過於真率耳。近日及門之徒。

粗知作文。則先生長者。競爲虛譽。況賢弟未
嘗晤接。而才識絕倫逸羣。筆則筆。削則削。雖
有知我。寧無罪之者哉。呂賢弟虛衷眞切。不
忽相負。寧冒誕妄焉。敢欺僞相酬。數日內當
事促行甚急。奈何不肖無寸絲尺帛。亦與諸
商貿貿往來。眞大可笑事。疊承佳惠。又呂知
受不敢却。拜登增媿矣。儻終不得一晤。則此
來侶爲徒然。悵惘無極。

讀來翰。知蘊結憤發之概。表章羽翼之誠。敬羨。賢契其將以身率末俗乎。抑將以口舌爭之乎。中國大亂。至道晦蝕已久。即貴國亦在勾萌初動之時。足下但當與二三賢智噓息而滋培之。自然發生榮茂。愼勿以斧斤剝椓之也。前者稂莠長敢。嘉種間生之說。已殷殷危之。豈尚忽視之與。譬如人膏肓之疾。匪羸不支。近幸少有主意。且當寶嗇精神。調和糜粥。明知二豎之爲烈。然不敢攻之也。俟其元

氣大復。則百邪俱退。養之以梁肉。治之以藥石。宜無所殺。可賢契何憤憤於一擊之力。急欲以將絕之息。與二豎爭衡乎。且此不可以口舌爭也。爭之而不勝。助彼江河日下之勢。足下任蓄武之譏。爭之而勝。遂成狂瀾橫決之憂。足下罹卓紹之咎。千古以來。惟去圭之功爲不磨也。以黎功併神禹。當時亦不肯口舌相爭。萬希高明留意。子厚文雄奇磊落。足以庶幾茂昌黎。要我胸中自有主裁。何必忌其

形跡。聖賢之學。惟患不好。既好之。隨其質性所近。必將有得。毋以未能爲歉。聖學有不備丁語。直透狂夫心髓的的如是。韓文貳本璧上。并述畧壹部。不侫力疾數日書此封誌二十許日矣。因無便。竟不得寄。將此外更有一丁書。臨發遲疑。遂復留取。賢契幸詳覽述畧。若必欲得此書。可遣一急足取去。儻在可否之間。族駕臨面致之。未晚也。

六

賢契之於不佞。此古人盛德之事。絕非今世薄俗所有。至於賢契之祿。辭尊辭富。酌古準今。甚爲得宜。貴國君勸賢大典。何有一毫涉於不義。中國授室大夫君子。皆有矜式。豈獨媿此數十鍾哉。但中分其祿。以贍不佞。不佞當之內媿於心。故欲圖十畝之園。抱甕灌之。在長崎輻輳之地。足以自給。若在他所。借之而後足。除納官糧之外。衣食自有餘饒。在不佞有桑者閒閒之況。於賢契有師友麗澤之

益。事爲可久傳之後世。及吾與爾子若孫。均足以爲美談故相斟酌如此耳。非故作辭讓之套。亦非推賢契之所受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也。若夫忠孝之性。賢契得之天植。又能尚友古人以發明之。眞足使人宗師不佞何敢居然居其功。至衡量君父之誼。其言佀爲太過。獨願天下之學者。皆有此心。皆有此言。則既絕聖賢之道。且振興於貴國。此今日中原九州之所不及也。來書十讀。不忍釋

手真摯之情。溢於言表。來儀已敬登謝。不佞鹵莽荒廢。留住日本。誠爲賢契錯愛之過。豈能有絲毫益於貴國。及聞貴國君暨諸公卿大夫。俱爲大喜。或炫於傳聞之言耶。儻如鍾會之聞聞見見。不大辜所望乎。惟願相與有成。彼此不虛此意。燈下捉筆。老眼瞶昏。諸容再佈。不盡。

七

如琢昨日來。覽來書。知尊公呂下。福履綏成

爲喜踰七之父。一日康寧。即介子一日之慶。未易得也。完翁傳鎭公語。索不佞履歷并索敕書。此是鎭公詳愼處。不佞即將履歷草上。丁册敕書不便送看。已謄黄奉閲。即日發還。令日本人書上。此間更無他人。惟賢契明於義理。爲能番譯。一併奉上。祈即爲譯出。致之完翁。又命作文頌美。不知作文自有時候。自有體局。造次誕妄。自有識者。又不肯與事實徒構虚辭於文。何取。未必不取鎭公之笑也。

鎭公大雅尤爽。豈可曰小儒淫哇之奏淆之
他日書得其詳。爲搆合作使人與文俱垂
不朽。不亦佳乎。陳太丘云。文爲世範。行爲士
則。君子一言不智喪其終身。韓文公泰山北
斗之望。祗曰大顚諸書。稍欠謹愼。至今爲學
士大夫口實。并其大者失之。況萬萬不及文
公者乎。不佞居身本自淡泊。居心本自寧靜。
鄕長老每言總角時志槩。不佞已不能憶矣。
自弱冠以來。則未之或改。豈今墓木已拱。一

且喪其所守。人品卽不甚高。然頗立之於萬死一生之際。刀鋸臨之而不怵。重祿餌之而不回。鼎鑊猶有耳。完翁獨不聞之乎。今年交趾及福建船來。各船主尚縷縷向完翁稱述完翁親向予言。豈一旦遂忘之乎。旣已聞之猶欲造次苟且是弗之思也。是故爲之也。謂之相愛可乎。何乃多爲蛇足。曰亂人意數日來刺刺不休。使不佞進退維谷。茹吐皆難。統容面時。詳細斟酌。曰定行止。若欲不佞作妾

婦眉月隨人俛仰悲歡則不須於此間生活也。若曰免我於刀俎。鼻孔便當隨人牽掣失之更遠矣。所以迫之者。不知何心。滚衣之制性理中圖不足憑。容託裁工覓取然此尚屬可緩之事。誦堯言行堯行爲較急耳。祈致之。

八

接來書。貴國國相及諸大夫賢賢之誠可見。貴國未嘗不敬書。特前此未有眞能讀書之人。於何而致其敬。謂貴國重武不愛讀書者。

妄也。若使賢契讀書修德内日顯父母之榮上日副君相之志豈非大丈夫事哉。六朝非竟不讀書特當時沿爲綺靡之習傷其本業韓文公能悅聖賢之道遂謂文起八代之衰功侔神禹況賢契於蠶叢榛莽之中翦除大道異時功成。當更在昌黎之上惟祈加意勉旃率先同志曰倡明之諸再悉。

九

讀來翰賢契之情。遠而益親久而愈摯。無一

字不流於肺腑。錄此推之。在子必孝。在臣必
忠。其禮其誼。近來薄俗。自不能有。庶幾求之
古人。即古人中亦惟英賢之士能之。其他亦
必不能也。惟望自強不息。傳為後世美譚。則
彼此有光。若使他人目為口實。則彼此均媿
矣。勉之勉之。南京話一本錄上。多聞語不佳
希令衆徒別錄。不佞暇時當增刪之。喪祭禮
族移居後詳定。目後來書恐有遲延。沈閣書
尾須書月日。書面用子美秋興詩。編一字號

呂

備査考不盡。

十

性理大全一本。及文公家禮一本。七月望間看定因如琢三四日前遠行。無人郵致若託他人。恐致浮沈。七月廿九日得朝字號書來索此部方知有同心也。其中差字甚多。不能盡改。後有佳者。別覓一部看定爲妙。中間批駁處。但可賢契自知之或不堪與人言也。不侫於言行之間。但知内不欺已外不欺人。行

而不言者有之矣。未有能言而不能行者也。然止於此而已。賢契乃稱之為聖賢。又曰自然合道。皆非不佞之所能當也。至謂一兩輩開風奮發。則不佞與賢契中分其功。吾輩或無愧於聖人之徒與。前兩月餘。病亟。火炎看書。一二板則喘逆咯嗽。耳鳴腦烘。目眩。遅久再看則又復然。凡書皆不能著眼。不能思索。非厭見所有之書也。若厭見所有之書。又將何物購求他書乎。或者不佞怔忡恍惚。一時

落筆偶誤、不然則傳說者之訛也。鎮公交禮事。玄庵歸兩言而決。不佞竟亦不舉新鎮公尚未奉候。當竢其便熟計之。玄庵之說。理甚悠長。不佞滾服其明爽也。賢契於不佞事事事惓切。最稱知愛。江戶已稔聞賢契半俸之說。諸大老擊節歎羨。謂吾國乃有如此好人。若聞此等周摯之情。其歎羨更何如矣。

十一

自寓中裝治門檻之後。於今兩月矣。如琢回

崎於今一月餘五日矣。日夕茫茫如在夢中。即如年之臥室。欲掃除而料理之亦自無一日之暇。即有半日空閒。亦自心中厭煩。不耐舉手矣。嘗憶初夏時語賢契云。此後謝絕人事。可作自己工夫。今半年矣。兩月病後。閒務較多。匆匆酬應。猶尚獲戾於人。可見受人牽掣。不獨不許高尚。即使患病。亦復不許。因誦西子之句。年年紩黹為他人作嫁衣裳。夜夜辟纑常向鄰家借燈火。夫借燈紡績勤至矣。

貧窶亦甚矣。他人嫁衣。總來於己無與。西子
絕世之姿。顛倒如此。不佞於他人之事。攢眉
呂應之。於賢契之務來。則東之高閣。謂之情
則非情。謂之理則非理。非情非理。謂不佞胸
中有涇渭乎。昨午接來書。具悉雅意。但不佞
食之有媿爾。東行之事。非不佞之意。前月廿
六日。鎮公所從一稿。在如琢處。自當寄覽。前
答他國佛者云。不肖本爲避難。初非爲倡明
道學而來。目下聖道榛蕪。而貴國又處極重

難同之勢若㠯僕之荒陋而冀倡明絕學是猶㠯素朽之索繫萬鈞之石懸於不測之淵谿豈有其不隕而墜之理乎。縱雖東行自可想見何如與賢契啜茗促膝抱甕之暇。尚論古人揮去俗務自砥身心不更夷猶滿志乎。先儒將現前道理每每說向極微極妙處。固是精細工夫。不佞舉極難極重事一槩都說到明明白白平平常常來。佀乎膚淺庸陋。先儒之言。惟危惟微惟精惟一之旨也。不如此

不足吕立名。然聖狂分於毫釐。未免使人懼不佞之言。人皆可吕爲堯舜之意也。有爲者亦若是。或可使初學庶幾焉。而不佞絕無好名之心。此其所異也。末世已不知聖人之道而偶有向學之機。又與之辨析精微吕逆折之。使智者誠爲芻狗而不肖者望若登天。則聖人之道。必絕於世矣。此豈引掖之意乎。賢契尚須於此體認。擇其優者而從事焉

十二

今月接兩書惓惓吕不佞資用乏絕爲憂轉
託令親友爲之通移此賢契用情過厚。日夕
留神故至於此。今不佞未至匱乏。即或匱乏。
尚有一二新客。緩急可移。祇恐其八月當行。
又多一番轉折。故且遲遲若王民則船。及鄭
儆老旦暮間到崎。則不煩清思己那借完局。
直可至九十月。俟新米出償之。若明年便與
今年不同無他大貴。不佞當算計所存之數。
必不使稍盈溢爲煩也。又惓惓吕不佞寓止

矮小為憂。此逆旅居貧之常。何足為慮。不佞於重門高堂。居之而無媿色。華門斗室。安焉而無戚容。此素所蓄積然矣。倘徉於藝圃。肆志於仁宅。則不佞之華厦名園也。醉飽賢聖之旨。咀嚼道德之腴。則不佞之駝峰豹胎也。洒然會心。風生兩腋。又何溽暑足為害。他日但當設一法。遠驅蚊子。使不自遠吆喝而來。（今按遠疑當作逞）擾人聽聞。喙人膚。則善矣。今未暇也。灌園之舉。須江戸事成之後。請之為可。

此貴友明見極審。鄙人徒以賢契僕僕爲煩。故欲速成。終於道理爲礙。不得不俟之。賢契勤學競陰。且晚經史。獎率諸生。均有進益。聞之極喜。所聞各條。載之集中。無有不可。俟秋爽當改作序文寄去也。一言之間。遲之年餘。可見文情不可過抑如此。諸後盡。

十三

柳川人至。詢知賢契居室已成。甚喜。今復接來翰。得衰衣而喜。此衣聊具其製耳。彼時鎮

公僱船甚迫。而縫衣者甚忙。況麻布非是。不
倭不能與之商酌。存其是而矯其非。明朝衰
衣之制。有袂而無袪。無所謂縫合一尺二寸
者。下亦無裳。蓋內有麻衣。如衰襲之有麻衣
之袪。故衰不爲袪。麻衣長與身齊故不爲裳
後濶中裁與摺。共一尺六寸。更爲布一片長
一尺八寸。綴於領下名爲負版。今所做者無
此。失其制矣。麻衣近。有來者亦能爲。惟滾衣
幅巾。能爲之者。百中之一二耳。必竢前士到

方可為之須少寬半年梁冠不佞亦能為當備料製奉棺製木土甚忙前託如琢覓極軟板不佞自作今柳川有一人至伺其間逸彼為之而不佞裁削其間但馬蹄筍入牝自固不煩釘漆而不可開兩和中鼓而上下磬惟良工能作而不佞不能也餘再悉

十四

開貴國京江戸有設學校之舉甚為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

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今貴國有聖學興隆之兆。是乃貴國興隆之兆也。自古以來。未有聖教興隆而國家不以昌明平治者。近者中國之所以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所以興矣。至云賢契省諸費。欲少益於不佞。世寧有此理乎。賢契雖加意。無已。亦不得越於禮義而行。爲他人所非笑。又非所以益不佞。且

不佞近日頗有起色。即使借債多。不過百金。亦為易了。近作極好極進。甚喜。靜坐澄心。亦不必改。亦不當用佛氏本來面目語。豫章延平。亦不必如此顧忌也。冗甚不多及。

十五

九月廿三同日到二書。切切以不佞之貧困為憂。不佞故遍以示人。使知賢契之盛美耳。如此肫摯。在人子則為孝子。在人臣則為忠臣。何況區區師弟子之間哉。甚則舉賢契家

用稱貸之數，胥胥計算，以慰我心，眞是撓美於古來賢人。然而賢契實過矣。不佞之爲此者，亦料必不至於凍餓而爲之。若料其或至於凍餓，而復須賢契補益通借，則不佞從前之所爲，亦不如此矣。不佞之所爲，豈必皆是。亦有過差之處。即不跨大步，然亦跨一著遠步矣。然不佞之意，惟賢契能明之。今年雖借銀柒捌拾金，亦自易處。現有應允者矣。不佞總查家中現在之物，其可以斥賣者，可得陸

百錢賤售亦可得五百錢明秋王民則林德
庵二兄若至通移壹貳百金亦自無難若不
倹明年光景止於如此俟新鎮公行後則杜
門不交一人所有僮僕盡行遣去若有弟子
可教者令渠爲我服勞亦如呂粟易器之理
無則躬自炊汲乃道不行之常理豈足辱賢
契賢契自奉極其儉節而呂供不倹奢華之
用不倹尚有人心乎呂無人心者而爲之師
亦甚失人矣此語豈宜聞之於他人萬萬不

可也。前意欲少暇詳細作一書。遲之月餘不可得。又復草草如此。且事多不能盡可笑可笑。來稿奉璧。希炤收。

十六

賢契之於不佞。竭誠盡愼。人情所難。不獨貴國。即中國亦難比倫。即求之古人之中。亦不數數見。何尚有得罪之事。但士君子不可無此心耳。若自㠯爲足。嫌隙即於此生。小人乘間。即於此入。固知此念之爲佳也。孔子爲聖

之時解者曰。時當清則清。任和亦然。愚謂未必然。所謂時者。如春夏秋冬生成肅殺咸備。豈有不知軍旅之理。但靈公之時。佞幸專朝。直臣屏去。牝雞蔽於哲婦。艾豭忍於逐子。衛之不亡者幸矣。幸而遇夫子。當以國之大者急者咨之。舉之卿相之位。任之鈞衡之重。則富之教之立可有成。今乃舍其大且急者。而問陳焉。是猶遇干霄蔽白之大木。不以柱國而削以爲杖。是豈謂之知務哉。故孔子不對。

而曰未之學也。若果孔子不知兵何以曰予之所慎齊戰疾乎。兵法論并上廿日移寓寓後荒凉。復須謹盜事事須不使督率無一人可代者。冗冗多率畧耳。諸事冗甚。不能悉。

十七

來文貳本。并前年所寄參軸。一槩批閲已竟奉上來教眞切。故不敢泛泛虛譽然過於直筆但非近世所宜幸有以亮之大凡作文。須根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内既

充溢。則下筆自然湊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譬如貧兒開筵。不少器具。便少醯醬。如何得稱意。而性靈尤是作文之主。老弟性質醇美。見解卓越。固是名手。而得之於貴國未知學問之鄉。眞開創大英雄。但時有純駁。則善人未入室。理之常也。非筆舌可盡。須面割始明。諸詩未見大方。然近日之詩。非理學所急。即夫推敲工緻。不過炫世靡文。尚祈加意精研理性。日爲一超世

奇男子望切望切。不肖在舟既久。到此多病。頭目眩暈。足浮氣虛。加以心緒未寧。當事又復促行。序文未得構上。少暇當為之。先附上五本軸。乞炤收。餘俟再言。不盡。

十八

前書倉卒。未罄所懷。次日復得手書。謹再條答。不佞年踰六十。平生不敢傲妄。至於知己兩字。他人以為尋常贈遺語。不佞絕不肯許人。兩老師如少宰朱開老。大宗伯吳霞老。骨

肉之愛。最眞最切。不佞亦未嘗用此。惟少司馬全節完勳王先生。足以當之。今得賢契而再矣。如武林張書紳。庶幾近之。而未可必。敝友陳遵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亂息相孚。未嘗有形骸爾我之隔。不佞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他若戚虜侯黃虎老。知之而未盡。其餘比比。皆知敬愛。或者稱許過當。總未能相知。不佞於二字之嚴如此。來札云。不佞非能言不能行者。此

賢契極有眼力處不佞生平無有言而不能行者無有行而不如其言者至若文章合道行誼合天此是子思孟子一流人伊川先生已下或多媿焉不佞豈敢當之今賢契懇懇求不佞之爲人不佞敢自評隲不佞之爲人也心爲上德次之行又次之文學又次之而書法爲下不佞之心堯舜禹稷契皐陶暨伯益之心也而無其位方齔而先大夫即世未聞君子之大道立身行己與人之要俱從暗

中摸索。故德次之。事不足以及遠。功不足以
長世。故行又次之。三者同條共貫。而爲之區
別者。時與遇之故也。學與文者。僅僅咿唔塗
抹而已。豈能望見古人。書法無師承。無功力。
抑又不足言矣。勉旃勉旃。共明斯學於賢契。
有厚望焉。不佞一息尚存。亦未肯少懈也。賢
契既好聖賢之學。自然能知能行。未能知。未
能行。非所患也。況今日所知所行。種種皆是
能事。但貴引而伸之。他日聖賢眞種子堀起

嘗在貴國毋多讓也。所答子房贊中。雖若二十
字。因漢高有三者皆人傑語。故子房爲百世
所推。不佞獨心不滿於張良趙普。而前此有
阮籍談貶之。極得予心。故用雖若二十字少揚
之。隨即痛下貶辭也。左傳用杜林合註解極
得合胡傳更妙。杜襄陽一生精力。獨在左傳
或者遠勝孔氏疏耳。屛貳幅書上諸再磬。

十九

狂瀾莫砥之時。有能屹然自立。便足爲中流

之柱。責國惑於邪教。擧世不能自拔。忽有以
聖人之道。葬其親而不以邪教誣其親者。便
當爲之執鞭。不必問其盡合於禮否也。此亦
庶幾素冠素韠之意。若必以繩尺徐徐律之
獨不聞西歸者懷之好音乎。但其中文飾之
辭多。惻怛之眞少。是其所偏耳。其有大錯處
則議之。至於治棺治壙。作灰隔絕。然不知。其
於家禮。亦似影響。未嘗眞有所得也。前聞久
留米礒部勘平月下行三年之喪。今日有書

至者云。土佐大夫野中傳右衛門葬父依聖法。甚惡佛氏居喪三年不弛。往往使國中行葬禮。如此則貴國非盡以邪教陷其親特人自沒溺而不能振耳。此後有行之者。亦不爲驚世駭俗。居今反古。不足慮也。來字所問者。事事切當。前文又劃爽精當。得之甚喜。足見賢契近學之大進。作棺圖全式及分合之式。俱畫成奉覽。其中有不明者。不妨往復此大事也。貴國板佳。而價廉。聞京中每五塊不

過拾兩與中國大相懸絕矣禮雖不豫出事然親年七十當以時製若一促求之豈能有及特慣所見不一不能如人子之懷耳若賢契得行其志則治棺治壙葬祭之禮家禮之意斬衰齊衰之製尚當細講但慮相去遠有事不能面罄甚爲悵快不一一

二十

賢契之號知者甚多必不可更若使賢契之名不更是不佞以不肯之心相與也異時兩

人均受其罪均不得為全人。所關豈眇小哉
若非貴國初有此空谷之音。繫於天下國家
為甚重不俟早已辭却之矣晉時蘇峻之亂。
會稽重地。朝廷以王舒為之內史舒以父名
會力辭之朝議以為會稽之會音貴。不當迴
避舒以音異而字同終於不拜朝廷不得已
改郡名為鄶稽彼纖兒目不知書。安知大義
彼又不樂聞人有好事。必思所以撞壞之是
故信口胡柴而已而善人君子。一時不察則

必爲所欺。辛丑四月賢契欲改而不俟止之
者。一則以事未有定。二則以守拙之名未佳
故。不聽耳。至引李彥古爲笑。賢契亦常憶之
耶。是冬賢契請改而僉父撓之。一誤遂三年。
中懷日夕耿耿。是以有前此之書。書到賢契
毅然改易。誠爲快事。滚感滚感。省菴者前因
曾姓而成。今名須得與省字關合。緣未聞貴
國之音。多致數字。惟賢契擇其佳者用之。守
約守仁守義守禮守道。均爲曾子之事。若守

整與曾子未合。且不典雅。賢契頗有所考據

否。今當詳定毋容亟改也。賢契之學之行。遠

近所推。前書一念之差之語。大爲駭然。今來

五事。猶未貼切。不佞於賢契之來。一事無迕

一字無疑。惟此大費推敲耳。談論輕疾。乘喜

失儀。習俗漸化。言涉非禮。必不至此。稍稍有

之。亦自無妨大德。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

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

成禮而已。可見君子無時不莊。而猶以近人

爲念不佞質性莊嚴。不能自化。每每以此爲病。賢契豈可復蹈之。且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禮特言其大要爾。自朱子言之。儼然泥塑木雕。豈復可行於世。賢契人品已成。學識已裕。循循滾造。雅俗相安。小有過差之處。但當隨事省改。一心不懈。自至純全之境。何得有百事俱非之理。若果有此。又不當於爾我之間諱言之也。習射非惡事。多至十數人。亦不得望望焉去之。獨不聞不如公榮者。不得不與

飲酒乎。但須默有主張。自然不爲所移。飲煙不能絕。只是欠剛毅。非爲大害。心役於毀譽。誠哉鄉愿之學。必不可也。若使毀譽曰爲美惡。是他人爲我作主。我不得爲一身之主矣。世有他人代我爲聖爲賢者乎。不必遠引近日交趾人來。問彼大爲傳誦。不佞在交時。豈無有毀之者。今日久而萬口同辭。自然可強也。自有其眞也。不佞今者在此。猶之石交也。雖有一二讒人。必不能亂我之眞。即今讒人

心術隱隱之中。已發有神明降之鑒而奪之魄此即天地間至公無私之道也。特彼羞慚不肯直陳其造謀之罪若彼能自首實將來未必不可改行從善也。毀譽之來。但當自反於己自反無缺。便屹然不動。孔子尚有無戾無鄙之歌。子產有孰殺我與之誅。毀言何可狥也。諸容另閒

二十一

代管之事。悉如來議。別無所嫌。惟一年求仕

進不得則歸鄉。此事大須斟酌。大明人求微名。尚有五年不得十年不得者。今貴國仕進則得祿。得祿則終身享之。尚可延於後世。而欲取必於一年。何仕進如此之易也。繇此推之。則躁進之心。無所不至矣。則亦少不更事矣。果能一年而壯進。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即有如此之才。亦不敢出如此之言。此欲自藉其才力門地乎。抑藉不俟爲之階也。故曰少不更事也。若曰恐其後來萬一有不妥之

事。而持兩端之見。則大不然。人有少年老成者。亦有老姦巨猾者。何可㠯年論也。但當視其前日之所爲何如耳。前日之處心積慮何如耳。若恐後來萬一有事。則舉天下之少年。無一人可保。此非賢者之言也。既已商之於十時縣布二公。而又奪之於悠悠道路之口。若遇大事。孰肯出一言㠯保舉人材也。內稱臣。外稱客。無有不可。貴國風俗。客之降等者。與代管毫無所異。不俟何吝而不與之名。且

必不能向遠來外來之人自號於人曰我客也我客也且不侫之病。好曰廉恥待人故往往爲小人下流之所侮弄彼若果能自好雖代管亦自優禮不必於此屑屑也。

與下川三省書

三月二十邊。汝親戚至道榮所盛述貴國主待汝之息令汝卒學云二三日內即到本欲與彼同行。因渠別處公幹不便使汝枉道隨行故不及相携耳。聞此甚喜。此是汝莫大之

幸。後劉宣義復持汝手書來。幷所寄玄貞書。自此遂日懸懸望汝。何至今又二十許日。不見消息。此是何意。故或汝身體寡薄。有疾病耶。不然汝本宜早來。又有貴國主嚴限。汝何敢違玩。若因欲備衣裝遲遲其來。則汝無志之人。貪其小物。喪其大業。甚非我所以愛汝之心也。人之一生十五六歲之時有幾年。一年之中。有幾箇兩春光。貴國主如天之恩。有幾次遭際。汝不思於此千載難遇之時。發憤

呂報主恩。乃志得意滿。驕矜鄉里。悠悠泄泄。汝尚復有人心耶。江戶水戶上公。及諸閣老之書皆到。通事日逐在此催促。若使一旦啓行。汝前後不及。汝自置汝身於何地也。思之思之。即使汝有疾病。及今五十日。竟不遣一人通一信耶。汝尚可謂有知覺否。書到須早夜促裝前來。毋容再遲時刻也。汝丁母憂。本宜遣弔。因汝不報訃。故不使弔耳。前言汝想聞之矣。汝若不欲來我門下。亦不強汝。可即

遣前价來。將汝書籍取去。無為使我久懸念也。汝尚有志於學。即使衣服不備赤體而來。猶勝於滿身華麗也。曾子縕袍無表。原思懸鶉百結。蓋勝於子貢公西赤也。有志者自如此耳。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七終